兩鎮三關通志

7

V
Bi92
S5F17
1549

兩鎮三關通志卷九

皇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秋九月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陸聚來取大同

時大將軍徐達克燕京元主北奔開平

詔留兵三萬分隸都督孫興祖守燕達及副將軍常遇春督諸將西下太原達乃遣顯友德聚來取大同禽元喬右丞等三十四人以歸

禽喬右丞等以歸則未下城置守也蓋是時

王師急太原而大同近燕苟肘腋之無虞則悉兵西討

矣下城置守勢不暇也

冬十二月元擴廓帖木兒入于大同

擴廓寇保安聞

王師擣太原遁還詳見宣紀大將軍達遣叅政友德擊之兵未及陣擴廓以萬騎突至友德率敢死士力戰却之副將軍遇春曰我步彼騎戰懼不利不若伺夜斫其營達曰善會擴廓將豁鼻馬遣人約降請爲內應于是選騎夜襲之擴廓方燃燭坐帳中聞兵至不知所爲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乘騧馬從十八騎以遁北奔大同

擴廓書入說見宣紀元主入于開平下

二年春正月副將軍常遇春來取大同

擴廓帖木兒之奔大同也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至是遇春復率諸將郭英湯和耿炳文汪興祖陳德謝成郭子興北伐擴廓奔并肅其守將竹真亦棄城遁遂取大同

此大同復合于中國也蓋自石晉割棄之後四百餘年乃見拯援於戲傷哉

叅政友德來屯朔州

見宣紀

時武朔未下故交德來屯大將軍規畫也

二月都督汪興祖來守大同

將宣武振武崑山三衛兵兩敗元兵斬獲甚衆

此

國朝將臣鎮守我土之始夫當胡馬倉皇已潰復合之際披荊棘爲保障可謂勞矣而一統志郡志載將臣出鎮者乃不及興祖何邪又郡志節帥首徐常夫徐常功德誠偉然奉

命專征自行營之帥耳非土臣也土臣建節有功斯民實始興祖顧可遺邪或疑興祖來鎮爲大將軍命以爲不宜即同節帥差夫草創之時惟利國是視定太原平關陝大將軍率以時行而況命一守將邪嘗讀

高皇帝御製集勑大將軍者曰將在外君不中御古之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從宜行之蓋久審于是矣然則興祖來守不謂之出

祖皇意不可也

三月都督興祖取武朔州

禽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三十四人

詔以興祖爲　晉王武傳兼山西行都督府事

按洪武聖政記及興祖傳皆以取武朔爲三年事吳

朴龍飛紀畧則以爲二年事夫興祖以二年來守大同武朔迫近境内必急攘闢以除肘腋之虞若夫三年則曹國一戰之後醜類席卷兹土大清豈復仍有知院者爲之禽邪又二年九月興祖發兵取興和則近如武朔必不俟三年矣今依龍飛紀畧改正

秋八月元脫列伯寇大同偏將軍李文忠右丞趙庸擊破之

副將軍遇春之北伐還也次栁河川而卒

詔文忠代將其軍援大將軍達于慶陽文忠至太原聞達已下慶陽而脫列伯攻大同甚急文忠與庸謀曰吾等節將閫外之事有利于國專之可也今大同受圍若俟進止恐失機會于是率諸將譚濟馮勝周顯繆美蕭壽孔禮等出鴈門過馬邑抵梅嵛口遇元邏騎數千與戰敗之禽其平章劉帖本進次白楊門又禽所謂四大王者時雨雪文忠疑有伏自率數騎入山覘之會前軍去大同四十里止壁文忠至驚曰此豈駐兵地邪虜來敗矣麾之令前五里阻水而壁寄遣人間行達城中與都督與祖期是夜脫列伯悉衆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堅壁不動以二營委敵督令死戰不之捄自寅至辰度

其饑疲乃分軍爲兩翼鼓行疾馳薄其陣聲撼林木城中亦開門出戰腹背奮擊大破之追至炭窖禽脫列伯降其衆萬餘輜重無筭遂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還初元主北奔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規恢復及是脫列伯就禽孔興走綏德爲其下斬以降元主知事不濟乃絕意北竄

是役也豈惟保大同元氏之所以遂亡我

國家之所以大定殘虜之不復覬覦邊土之得復冠裳咸此焉賴於戲豺狼內處血人于牙不有痛懲其能晏然矣乎我

祖闢乾闔神之烈諸名臣疾驅力戰之績何可忘也

附便宜說

夫制勝之道用人貴專決機貴斷事主之道體國爲上立功下焉是故威可以易主將而不可不按轡于細柳謀可以資借箸而不可不決策于躡足志存于社稷則委梁于吳不必惜小損謀定于要害則屯田九邊不可期近效此古之明王審勢以責成古之良將紆謀以濟變者也夫自用賢之心二也而九節度之師潰于一旦立功之心勝也而酈生之命橫于九鼎則膺主之不足以圖存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有深慨矣然聳觀

祖皇之馭將也運籌資之中山奮力責之諸將
璽書珍重每每以不中御爲言故燕都始克則不顧擴
廓之侵而探太原之穴中山斷之于獨慶陽一挨則
不奉西援之
詔而禦大同之侮岐陽濟之以權其
上下之相信謀斷之相資盖皆純用德心不存形跡矣
語曰其君如龍則其臣如虎真有之乎噫遵先王之
道而過者未之有也此非我
君臣今日之蓍龜邪
秋九月都督興祖發兵取興和

見宣紀
何以紀往自我也曰發兵其見郡人之從役乎從役
故必紀
三年春二月指揮金朝興來取東勝
禽元平章荊麟等十八人
五年春正月指揮謝彥來守朔州
夏五月
詔正風俗
見宣紀
秋七月指揮章存道及北虜戰于斷頭山死之

特諸將北征存道從中山侯湯和守合墩不刺營至斷頭山遇虜力戰死之○斷頭山在陽和北境外此和林之偏師也我軍鮮利

高皇蓋數悔之抑聞之長老曰存道驍將其死可惜又曰斷頭名惡兵家忌焉特有勸存道移軍者不從卒敗噫武王以甲子興豈有是邪雖然相人彭亡落鳳狼牙在古亦有是說矣將冥數有適會與

道山西行都指揮使司

以大同極邊且去太原遠特置行都司統之

[illegible]夏四月北虜寇武朔臨江侯陳德輩昌侯郭子興

禦却之

時大將軍達屯臨清聞報即遣德子興禦之師至虜夜遁

或問陳郭不戰曰王師有征無所事戰先聲所及敵人大奔賢于斬獲遠矣謂陳郭不有造于邊人可乎其部衆

秋八月北虜寇朔州指揮彥擊破之

禽其將知樞密院張寶院使哈喇叭都參政高惠并

冬十月副將軍李文忠出塞擊北虜破之

出朔州禽其太尉伯顏不花

十一月北虜寇大同大將軍達副將軍文忠馮勝禦却之

文忠已退師虜酋王保保復寇大同達乃與文忠勝復去大同至猫兒庄遇雪退壁于鴈路堡邏騎獲其平章鄧孛羅帖木兒達詰之知懷柔有伏兵分兵掩擊禽其將康同僉保保夜遁○猫兒庄在陽和北代縣今代州初爲縣

是時諸將分屯代崞之間故有警即至

七年春正月指揮景京名缺出塞擊北虜敗之

虜數出沒北境

詔副將軍文忠北伐時文忠駐代縣乃分遣諸將先發景出白登遇虜敗之禽其國公孛羅帖木兒○白登亦陽和南白登

秋八月副將軍文忠出塞擊北虜破之

文忠以七月攻大寧克大石崖至是至豐州擊虜破之斬其魯王及司徒荅海俊平章把都知院忽都得魯王妃蒙哥頹及金印玉圖書之類

北虜款塞

北虜乃兒不花遣人款大同塞言款降慮以犯塞獲罪

手詔諭之曰爾遣人自大同来言欲于平地駐牧意在
臣順却以前日犯塞之故懼不相容是何言也古之
爲天下者在安民而已無傷物心且爾元之故臣幼
君流離沙漠餘息尚存有所干犯爲其主也亦何慮
哉去就之機在乎識時能上觀天象下察人情趨吉
避凶斯智者矣
于此可以窺
聖祖之心也邊民息肩斯絶口兵事矣與喻驢兒旨同

改大同路爲大同府置分巡按察司

初元改雲州爲大同路隸山西行中書省
國初因之至是改行省爲布政使司改大同路爲府又
于府置分巡按察司歲差按察司官一員分巡號冀
北道後專除

冬十一月

詔恤刑

見宣紀

八年春正月

詔勸農桑

見宣紀

征虜大將軍馮勝出塞擊北虜

出大同定未下散不刺地踰月還

勝不言戰虜遁無戰也或曰勝從子誠以是行有功

進秩曰勝傳言踰月還鎮是無戰也部校之功則或

以邏俘或以搜獲未可據以爲戰也

附

國初北伐論 夫

國初之北伐也將蔫于萬全士奮于百戰中山紆謀策

保保爲必鬭之獸岐湯奮勇期和林爲必覆之巢今

考之自開平之定大同謝彥之取東勝凶門數鑿革

車更駕大舉于五年之分道極鋒于七年之窮追然

而捷報日聞虜終不盡且嶺北之戰大將壁守桑哥

之返全軍幾危存道隕于斷頭良臣殲于土刺則亦

可謂難矣夫

國初諸將雷擊風掃前無橫陣而顧數數于此何邪於

戲馳突北虜之所便宜沙漠斥堠之所不及夏往有

暑渴之虞冬進有鞍仆之患樵蘇稍後或虞于斷糧

邏堠暫弛每至于失道今以數萬衆逡巡于瀉鹵不

毛之地始則求戰之無期終則入塞之途遠隱柳藏

荻戒心日警鳴笳鋋鏑事變不常而欲以有限之食

垂竭之力群既困之敵爲盡殲之舉乎於戲施之中

國則一戰之捷易立而伐國之功難成施之外夷則保險之要易求而出塞之畫難講此鄙人所以有區區之論也或曰漢武事匈奴卒空幕南不既得志已乎曰漢武承文景之後士民殷富竭天下之力以事匈奴卒之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兵雖數捷而右軍之陷前軍之降不自償也

國初天下始定根本未固

祖皇志在于保民將臣亦虞于兵釁是故有犯則戰未嘗弛嚴小衅則悔不求逞志所以全疲癃以天年起瘡痍于衽席也則夫當時之長筭得非萬世之末轍邪余懼夫倖悻者不忍于邊塵之數警而輕爲伊吾居胥之想也是故慎言之

三月國子生來分教

見宣紀

置府州縣儒學

二年

詔天下府州縣置儒學定弟子員額時大同未下至是乃復

詔大同置學于是府及應渾源蔚朔四州懷仁廣靈諸縣悉置與內地同

何以紀曰重文教也所謂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庠序設而後可以言治矣或問遼金元不有學乎何以不紀曰慎名實也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爲治而不本之身苟焉而已於戲于是而知政教之本乎華夷之辨乎

十年城蔚州

指揮周房董其役規制極壯麗基石甃磚陴睨樓櫓之類甲于諸邊

於戲房于是乎可祀矣禮曰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今去房百九十年而茲城之壯麗如一日也方塞垣未就胡馬數南蔚蓋爲紫荆要衝云而生齒日繁含哺無喘者以有茲城也故堂曰城塞外貴得其也要害一據賢于用衆張仁愿三城是也城内地貴盡其力一勞之後可以求逸房城蔚是也於戲房于是乎可祀矣

十三年夏六月復歲租

十四年春三月頒書于儒學

十九年都督沐春來行寃獄

蔚民有上變者言那海等逆狀命春來訊至則巡城厲士襲捕推校盡得情實白其誣

枉所全甚衆

二十五年春三月安慶侯仇政西凉侯濮璵來理武備以沿邊諸州武備漸弛分遣重臣理之政理振武朔州璵理岢嵐蔚州

秋八月置大同東勝諸衛

上喻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等曰屯田守邊今之良法與其養兵以困民孰若使民力畊而自衛于是命勝友德及安慶侯政西凉侯璵等至太原平陽閱民戶四丁以上籍一爲兵赴大同開畊屯田于是大同在城置五衛以東置六衛東勝置六衛衛五十六百人○鎮城五衛大同左右前後衛安東中屯衛也左右安東後調置外城今止存前後衛以東六衛天城鎮虜陽和高山也其二不可考東勝六衛定邊鎮朔玉林雲川東勝左右衛也定邊鎮朔後廢調大同左右衛實之玉林雲川東勝左右衛皆棄不守玉林雲川亦調安邊鎮朔東勝左右衛內徙

於戲光武之初邊土單弱遂徙吏民流離分散至于星紀

國朝甫定胡跡錯擾豈其易于東漢

祖皇置衛屯田如運之掌此所以功掩前王爲萬世不

拔之基也噫與其養兵以困民孰若使民力畊而自衛一言盡之矣今百九十餘年矣軍額能無損田制能無壞乎善思者求付其名實可也

徙封　豫王爲　代王

城定邊鎮朔衛

三十年冬十月復歲租

三十一年城陽和天城衛

三十二年

成祖皇帝幸大同

由紫荊歷廣昌蔚州進幸大同諸將張玉朱能薛祿陳亨亨子愆皆以兵從

此靖難之師也盖自河南畫後顧之謀而東摧薊門之師東平奔鄭村之陣而西收雲中之助由是皷行以南遂下鎮定也於戲薊寧者燕都之左藩宣大者燕都之右翼即

成祖開創之規模非後世培植之大較乎今宣大雖重鎮而士馬日耗薊寧雖近地而經畧漸廢且朶顏漸倔強雲中數反側則杞人者何能無戚戚也

三十五年秋七月復歲租

成祖已正位推

恩○

登極

詔曰是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

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春正月

復封　代王

建文間　王被幽繫至是

詔解雪復爵封

六年置巡撫都御史

史仲成始任

七年置鎮守總兵官

珮征西前將軍印駐大同專總兵事江陰侯吳高始

任于是大同稱鎮

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武安侯鄭亨爲總兵官

亨極有紀律士卒樂爲之用

初

命文臣贊理軍務

見宣紀

置分守東路參將

駐陽和城屬以陽和天城二城堡○後增屬聚落東

陽河靖虜堡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初
命御史巡按
見宣紀
鎮兵番閱京師
見宣紀
五年更蔚州衛屬萬全都指揮使司
見宣紀
七年置協守副總兵官
國初以都督方昭鎮東勝稱副總兵至是定爲協守與
總兵官同駐鎮城
十年始置鎮守監鎗官
見宣紀
英宗睿皇帝正統三年置威遠衛
于定邊城南城之北倚定邊南接朔州最爲要害
四年
詔懇荒田
見宣紀
十四年秋七月北虜入寇總兵官朱冕敗績
由陽和入冕及西寧侯宋英禦之兵敗俱沒于陣
郭登爲副總兵官

初虜入中官王振力主
親征
車駕至萬全晁英敗聞
詔登副廣寧伯劉安鎮守大同時兵革倉攘人情恟懼
戰士可用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而已登吊死問傷
修城繕守特倚爲重
或問郭登曰馳驅
國難有足取焉刼營迎
駕之策未成而烈士之氣斯奮首尾邀擊之師未出而
中興之勢漸張是故有可録也曰劉安不同事乎曰懦
夫也幾處境守

八月

車駕幸鎮城

車駕旣北征虜佯開遁遂幸鎮城王振猶主北進鎮守
官官郭敬密言于振以爲決不可往時有黑雲如纖
覆營上又雷雨大作振始沮乃議班師副總兵登言
于學士曹鼐張益曰即歸宜入紫荊虜情罔測也登
有奏不能達鼐益曰即當入奏旣而令下入紫荊人
情大安雖登亦以爲得請矣行四十里忽折而東復
道居庸于是有土木之變詳見宣紀

附已已變對或問已已之變曰時雖權閹用事士無
鬬心而治軍無先事之嚴臨機乏應變之畧當時諸
臣罪俱難逭也夫師行糧從古今定論
文皇之北伐
宣廟之巡邊豈其無所事衆我兵食之便益徵調之次
第固自可尋而當時一無所備初營龍虎六軍夜驚
再渡居庸千里赤地夫本兵不能明紀律度支不復
計倉廩奉
萬乘于遐荒付得夫于度外此何舉措世且兵無選鋒
其敗可俟入境必慎鄉導爲先始幸萬全不以宣府
之兵爲鋒繼出雲中不以大同之兵爲殿以天下
不事戰之禁旅蜂屯蟻聚于胡馬出沒之場何賴
不至于僨事也又
天子臨幸守臣義在駿奔楊洪劉安郭登身爲主將職
在戎行執銳前驅不以賊遺君父可也借使奉
命堅壁亦當以死固爭未踰宣境洪即回軍復入居庸
登不止轍安則形同木偶一言未聞夫畊當問奴織
當問婢渠輩封疆重臣而進軍之節度班師之道里
耳不得聞口不得議俛首喪氣懾于權閹則以血輪
爭從橋宗廟譬馳坂者何人也然則郭登所謂必道

紫荆爲策之上邪曰何上登也

天子下

明詔征桀虜

親至邊城四夷屬目而遇虜不戰取道南歸

堂堂天朝何以示遠然則如何曰蓋掌權于是矣方王

振有

親征之議也則本兵宜以料兵晋度支宜以調食晋戒

嚴于將發而責邊將以成功倘邊將有功則六軍可

以不出如邊兵失利則六軍宜進駐居庸所謂示之

乘輿已駐大同也則鎮兵宜出禦虜六軍分番援之虜

勢大奔則道居庸以返如其跳横則暫駐大同而檄

宣薊遼陝之師以次入援虜無旬日之晋而我兵有

四集之勢所謂以不戰屈之也夫淮西未平則裴度

請行真宗渡河則寇凖堅壁古人何嘗以親征爲諱

而見虜即退邪嗟夫當有智者知之矣

九月北虜入寇

車駕既北狩虜旋入寇至鎮城下要金帛副總兵登率

鎮人登城謝曰賴

宗廟

社稷神靈天下有君矣會知府霍瑄宦官郭敬謀以賄
往登曰紿我耳不若伐謀刼營奪
駕還也集壯士與盟皆踴躍思奮或以危言沮之不克
出會虜亦疑畏退去

附楊郭論　巳巳之變馳驅

國難稱楊郭焉然二人得失優劣有可論者夫登也正
而不譎身任傾否而義氣不撓洪也譎而不正功存
制勝而機變時露故論者每每憐郭而疑楊也矧馬
營之陷釁始洪子很山之潰土爲宣境也邪雖然濟
變鮮全才用人難責備在馭之者何如耳嘗考少保
氏之指揮矣正馬營之失律而不掩洪功疑吳淮之
有謀而不廢登將則二人得以保全功名爲時良將
者少保氏力也於戲相乾休休將臣矯矯信夫或問
登城之謝故總督源清以之黜洪而李孟陽少保祠
堂碑則曰社稷爲重二者如何曰何可並論也以社
稷較則君輕以京師較則邊圉輕以封疆較則身輕
方巳巳之變也
景皇帝社稷重者也少保氏京師重者也登洪封疆重
者也是故
景皇帝之主戰少保氏之排和郭登之登城謝中興之

大計而袁彬之觸門霍瑄郭敬之委曲亦皆臣子不
能已之至情也若洪者無曹鼐張益之代奏而六軍
之進止不關無霍瑄郭敬之行成而
行宮之音問不奉且
乘輿北狩于宣境而洪不以闔門死沙場未足以自明
于天下也然則爲洪處宜如何曰一聞
乘輿之北也斬衰援鼓躃踊奮戈委鎮城以屬王臣散
家貲而募死士隨虜向往百計邀留
警蹕未聞則塗膏草野
乘輿反正則請鑕司刑斯亦庶幾矣乎

棄東勝

國初置東勝諸衛然夕事草創什伍虛耗至是虜寇擁
逼
詔徙諸衛內地遂棄東勝
於戲此我
朝不復四郡之實也蓋嘗論之有二失焉洪熙宣德之
間玩常而不思其變景泰天順之際守近而不謀其
遠由是偏頭隣于犬羊而全晉以北單矣豈惟全晉
五原雲中趙武靈所欲下甲咸陽者也此而不守則
右臂斷全陝危矣可惜甚哉少保公極力于獨石而

不注懷于東勝其意何也

景皇帝景泰元年春三月北虜入寇副總兵登擊破之

虜數得志往來恣肆登拊循將士激以忠義至是虜復入寇登提兵壁水頭夜二鼓虜連營至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衆寡不敵宜且退軍登奮然曰軍已去城百里一退則爲敵所乘何以得達敢言退者斬于是徑薄虜營登先登陷陣遂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至拷拷山而還斬首二百餘級

置分守中路參將

駐右衛屬以左右衛威遠三城○後增屬高山寧虜威胡破胡殘胡殺胡拒胡馬堡

夏六月北虜寇蔚州

少保謙建議增紫荊倒馬毛兵

嘗謂兩關者畿甸之重障而蔚則兩關之外藩也故安畿甸者重兩關謹兩關者慎蔚夫蔚南山即古所謂代谷也壁立峻絕可謂天險矣而東之九宮西之直峪則林木疎薄險以漸夷豈不重可慮乎讀少保氏寇蔚增屯之議爲之一感

秋九月工部尚書石璞來督軍務

見宣紀

二年年富爲巡撫都御史

先是虜數犯塞大同縣遠糧運斷絶命富督餉八萬至鎮鎮賴以濟遂擢富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富舉廢詰奸覆實明功境内肅然

或問富與登並紀乎曰登良將富良撫臣也二人不有憾乎曰此登之私也何者吳淮之詐登可疑也雖然功過不相掩若登之廉威好謀君子所不廢也

三年置分守西路叅將

駐平虜城屬以平虜朔州井坪三城○後增屬敗胡迎恩阻胡城胡堡

四年春二月武清侯石亨來行障塞

兵部侍郎王偉來稽軍餉

見宣紀

北虜入貢

見宣紀

叛賊小田伏誅

田邊人降虜也先信用之視喜寧侍郎偉既至邊受少保謙密計圖之至是田隨虜入貢偉親至陽和城納之因其行獨後伏勇士于道執斬之紿曰彼恩其親亡去虜不疑邊擾大息

五年置分守布政司

歲差山西布政司參議一員分守後專除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罷巡撫都御史置戶部督餉郎中

見宣紀

二年夏四月復置巡撫都御史

見宣紀

城聚落高山

四年秋八月北虜入寇

自威遠入總兵官高陽伯李文素怯懦擁兵退避虜遂抵鴈門掠朔代忻崞砲火徹于京師大學士李賢倉卒入奏乃

詔發兵倒馬紫荊以備畿甸于是都督顏處屯紫荊馮宗屯倒馬虜初見鎮兵不戰意大恣肆已去復來乃

詔二關屯兵悉至鴈門虜始退

此即天順日錄所紀

上初不欲發兵勉强從請後聞虜再入始以賢請爲善者也夫魏尚廉范一太守耳能以其民起家人田畝拒匈奴大同自郭登治備以來號爲雄鎮騎卒萬二千餘而李文不能一當其鋒文可誅也賢能叩

榻請兵而不能正李文之罪何哉

五年秋七月復歲租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復歲租

五年秋七月鎮兵援遼綏

見宣紀

七年置游擊將軍

立營選鋒與宣府同

九年秋九月北虜入貢

虜酋脫脫遣使打蘭帖木兒等四十餘人貢馬

犬成化之間邊警時報脫脫之使

廟堂不之拒也蓋殘虜豕駭獸群部落不一彼雖不能

禁戢其下以歸于一我亦不可一槩絕之以事其爲

恧也是故入貢必許所以動之以慕華易馬必售所

以輕之以微利也或問漢宋約和先正所誚曰漢氏

和戎降主也冠屨倒置矣我

朝入貢之名則甚正宋氏歲幣輸賦也籍寇賚盜矣我

朝馬直之給則不費近年俺荅之使數來而

威棄之命屢下得微有遺策乎

附尹畊俺荅求貢議

蓋聞帝王之御夷狄也寇則禦

之不窮兵以討其貳來則撫之不深文以逆其詐所

謂以不治治之也然事貴幾先害始微細作事不謹或起戎心故明者燭變于未然權者酌宜于致用要之先自備而後責人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二言盡之矣夫北虜之求貢有由而我之許否其利害得失固亦妙端也虜人衆食寡肆爲虜掠向以爲生之道在是矣近年以來邊境日嚴塞垣日固烽堠日明堡寨日增邊境嚴則奸細無從以至而我之虛實莫聞塞垣固則小舉不獲以逞而彼之糾集爲沮烽堠明則朝傳夕遍我得速于收斂堡寨增則十圍五攻彼恒斃于矢石而二三年來如鐵裹門鶻鴿峪諸戰義夫效力陰破其心其甲辰之舉飛狐之寇則人馬困斃幾無以歸所得不償所費爲悔亦深矣今縱以數萬騎至塞謀之必久合之必難仰塞以攻未必得入而已身冒矢石馬失飼餧者旬日矣縱使獲入則野無不清援兵四集其前也何所抵其止也何所飡其退也能無掩襲之慮乎夫好生惡死好逸惡勞自禽獸與人同也而況虜亦人乎且虜實無他志素固以攘奪爲奸志飽而已故曰今日之求貢有由也然許之之害其目有三而最宜深慮者一不許之害其目有四而最宜深慮者亦一夫虜素詭詐罔測見

利忘義仁禮不可感而天道不知畏者一旦信其口談以爲實然或有詐欺關係匪細不可許者一也得利之後無便潛伏有便勃興無益有損不可許者二也來往關塞知我道路賜予厚薄息怨由生不可許者三也若入貢之後上之人視爲已安而督勵之政稍弛下之人習爲無事而奮勇之氣或怠軍儲塞費不能如今日之時處而過有吝惜首功死事不能如今日之厚酬而勞方繩咎養姑息之釁嚴嚴整之備此則不可之大者故曰許之之害有三而最宜深慮者一也自慈父不能置所生于必死而國君不可以讐匹夫今使鷙惡雄悍數萬之衆饑寒無聊于塞之外求貢不得告乞無所其勢不得不爲冒萬死出一生之謀而況彼之弱不至此我之强無以制其死命乎此不許之害一也夷狄之人尚氣習爭重耻深憤甘言求貢每每絕之則將怨我日深謀我日廣不許之害二也見利必爭無事思鬬戎狄之常也恩我接與則百計求親內有乖違必自相攻擊間彼生釁而我乘其隙爲計之得舉而棄之不許之害三也邊塞之人身死原野家困征輸而不敢有所怨怨者知國家急其急也今求貢不許大役數興何以使邊塞之

人人知我心力戰之士有息肩之望乎不許之害四也夫漢武窮征卒之保塞知兵事不可久也今擺邊築垣戍役不止耗費不減能無元氣之慮乎垣築尚有定數而邊擺迄無停時此杞人所寒心也故曰不許之害四而最宜深慮者亦一也愚以爲今日之計若即從其請不惟事體重大顧慮者多亦且入塞開館治途戒兵定數量賞爲事不一槩絶其使則諸前所陳未見其便不若因而羈之少應其言不絶其使使之日有冀望不至甘心爲惡而已往時石天爵之戮邊人不以爲宜蓋當事者始則輕爲信從致彼厚望既而

朝議有在天爵已去則又倉皇無術處置失宜又朝議見天爵已去即以天爵爲虜腹心發蹤之人目之甚重欲之甚專而失之者之罪甚大繼事者承之計誘以戮遂自謂莫大之功矣初未爲

國家深長致思也夫獲一人不足喜而失信招怨有足惜者且使天爵能爲虜輕重誘戮之尚不爲功今天爵死虜亦何所損乎此揣度之誅過而邀功者之罪大也舊年見科中論列以爲虜決不可和夫虜求貢也非和也和固英主之所不爲而貢則聖王之所不

拒者也

聖天子修德于上大臣參贊于下督府經營于外邊備

已嚴彼誠畏慕而來而曰決不可欲何求乎則將盡

戢此輩乎

國家兵力威勢不加于我

太祖

成祖時其犂穴虜庭以爲子孫永逸計亦莫加于

二祖

二祖何嘗絕其貢邪今不察虜情之真偽不度事勢之

便益而漫曰決不可非計也夫虜今欵塞者屢矣當

其猖狂之時而我有納貢之意損威與侮誠不可今

天爵戮于前邊備嚴于後虜始也夾太原南下犯平

陽聲動畿輔繼則過蔚州薄廣昌而已繼則叩鐵裳

門戰鵝鴿峪而已繼則窺雲州而已虜始也屠丁壯

驅婦女擁牛羊厚得而歸繼則過蔚州無所虜破三

家村僅一飽而已繼則叩鐵裳門不能入戰鵝鴿峪

兩相傷而已繼則窺雲州晨入暮遁而已賴

天子之靈

宗廟

社稷之福將士謀力之功遏其狂而莫逞絕其使而復

來此可與之言時也莫若有以諭之曰今求貢者豈
俺荅邪爲何如人沙漠之爲部落者幾若俺荅者幾
俺荅能一一約束之否邪即許俺荅貢邊塵不寧俺
荅何以逃
天子之誅邪俺荅能約束其所部而不能約束其他部
俺荅將何以自白邪俺荅能約束諸部諸部借有使
來則諭之曰向化可嘉入貢可容然爾之不信于我
亦已屢矣今大臣欲有賜于俺荅俺荅即保塞若一
年無警者別有賜二年者別有賜三年者別有賜歲
暮使人至邊大臣宣布
天子威德少有頒賜于俺荅而定入貢之數之期之約
束以上請于
天子不然
天子之尊如天以諸虜連歲盜邊之故大臣能諒俺荅
之心而敢爲俺荅請邪夫金鐵戈甲我所重也布帛
衣餙之類我所輕而虜所深慕者也損我所輕者至
微細以羈之而不絕其心于我何損而邊警少減則
我之治備更獲詳密矣今諸邊形勢方畧舉謂得宜
所慮者責成目下或不堅固始招屯種未獲成家耳
若更從容使得盡力樂生我之利也虜既不絕其請

縱有警動竊發而已感我小惠冀我納貢必不至于連數十萬南下也夫虜種部不一强弱陡變一有通貢之望則貪者求入懦者憚冦老者惜死少者忘戰雖其性資兇悍不猶喻于饑寒之迫其躬死地之一其心乎二三年間信使來往誠有可信則開貢事可漸圖也如或虛言罔實有所干犯則邊備具在戰守俱宜數年之間威惠並著或一道也故曰兵交使在其間可也夫賈誼號達治體者其爲繫匈奴策三表五餌而已嚴應禁之物毫華靡之賜固亦其遺意也

十三年春二月北虜入貢

虜酋滿都魯乞加思蘭遣使桶哈剌河忽平章等三千餘人貢馬駝

詔許一千七百人餘省諭令還虜告饑鎮撫官廩之而去

十五年都御史王越來督軍務置左右衛儒學

十七年城平虜衛

十八年置天城陽和衛儒學

十九年秋七月北虜入冦

鎮兵戰不利

二十年兵部尚書余子俊來督軍務

三十一年夏四月築長城

起大同中路至偏頭關界六百里詳見宣紀

五月京營兵來助役

見宣紀

城井坪

尚書子俊言威遠至朔州百七十里寇入兵力不相

捄且山西轉運必經之路數爲虜斷宜于適中置所

築城以通警急

詔從之子俊乃置井坪所調朔州軍百名爲十百戶而

以諸州縣土兵千人戍之邊塞稱便

井坪城而太同之右翼全紀賢子俊也置所不書微

也重在地利

二十二年始賦墾田

見宣紀

孝宗敬皇帝弘治十年兵部侍郎李介來督軍務戶部

侍郎劉大夏來督軍餉

十三年春平江伯陳銳戶部侍郎許進來也

夏六月北虜入寇

詔副總兵官姚信立功自贖

先是北虜小王子數求入貢而虜酋火篩及脫羅千

之子大節頗雄黠爲部衆所服小王子不能制至是火篩大節分道自大同東西路入西路歷威遠左衛駐營朔州東路歷天城陽和駐營蔚州城西煖泉散掠馬邑懷仁應州廣昌副總兵姚信遊擊陳廣李祥擁衆堅壁不敢戰

詔督平江伯銳侍郎進破賊亦不敢前虜縱掠數日引去巡按御史趙鑑疏論信廣祥罪

詔立功自贖於戲我

孝廟之于禦戎備仁義之道矣徵餉督軍重臣繼轍欵塞貢馬因以撫之而庚申之役上匪

旰食豈倚注之非人抑豐豫之既極邪書入寇于督軍來屯之下責有歸也

附侍郎王鏊明法用問議 明法曰切見北虜屢寇邊陲沿邊諸將無敢當其鋒者幸而虜自解去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練以俟後舉臣觀火篩雖號桀黠然比古之冒頓元昊不足方其萬一使吾將良士練又何畏哉今日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變倖亂政功罪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心離

散深可畏也自虜爲患求將久矣而武臣之屯素著才畧文臣之中素負韜畧者豈無人哉亦或不善用之耳駕馭之道賞罰二者而已賞一而百勸賞當功也罰一而百懲罰當罪也比年邊臣冒報皆得陞級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令之戴罪近校張俊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問擬斬罪則人知懲矣然擁兵不進知副總兵姚信則又得以逃其罪罪同罰異此人心所以不平也用間曰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則有間可乘也今宜榜于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封侯小王子舊常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邊好然者則可使之互相嫌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以爲迂臣則以爲三軍之事莫重于間蓋縱不可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而擒其黨也

工部侍郎史琳來行障塞

經畧紫荊諸關及靈丘廣昌隘塞

冬十二月置西路協守都指揮

御史鑑言西路虜衝境邊四百餘里一參將守之不足乃添置協守都指揮駐平虜撥新軍千人自爲營

十七年夏六月北虜款塞

虜酋小王子遣使款塞意甚懇至撫鎮以聞

詔許二千人入貢

詔備北虜

虜既求貢既而不至降者言虜中變有異志乃

詔飭邊備

上書款塞下書備邊手曰善

廟謨也與唐備回鶻意同

都御史閻仲宇來督軍務

見宣紀

勞巡撫都御史劉宇

燕對錄曰

上召內閣諭曰劉宇在大同儘用心近又慮潮河川無

險欲令鑿品字窖及送新製鐵子砲爲備可量與

恩典內閣請

恩典

上曰爲勑獎勵量與犒賞

劉宇一時規畫至簡

帝心漢文得魏尚千馮唐媿斯舉矣今邊荒絕塞往往

有遺弓之感不在茲邪

十八年夏五月都御史史琳來督軍務保國公朱暉來

屯

六月北虜寇應州

由懷仁入

秋七月北虜寇宣府副總兵官黃鎮遊擊手將軍穆榮赴援敗績

見宣紀

此我

孝考弔成之歲也蓋虜嶺失利虜氣轉驚邊宇益多事云

附給事中尚衡論史琳朱暉疏

自虜臺嶺之敗北虜大肆留弱兵下宣府則宣府之兵坐羈馳勁騎于大同則大同之兵不敵敗塞垣如無人之境虜人畜如所寄之物夫虜之敢肆猖獗以宣府之兵驕其志也我兵漸事退縮以虜嶺之役寒其心也即其事勢可爲憤惋先者命將出師以保國公朱暉爲總兵以都御史史琳爲總制已至邊庭半月矣明知大同賊勢搶攘人心搖杌未見發一奇兵出一奇計二人先年曾兩總兵事一無成功臣聞軍民論總制者曰左也是史都堂右也是史都堂悲中國無文臣也談總兵者曰先也是保國公後也是保國公悲中國無將臣

也今觀醜虜殆異昔時架梁哨高擡營結陣盔甲爛如旗幟相應且奸細遍行知我虛實如參將蔡琄調大同虜則先知其喂馬之所副總兵李璵協守虜則先知其屯軍之方今大同砲聲不絕烟火相隨揆之事勢可謂至急恐非琳暉二人所能辦也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

詔巡撫都御史宇督軍務

三年兵部侍郎文貴來督軍務

四年戶部侍郎胡汝勵來規邊務

見宣紀

六年秋七月鎮兵南征

見宣紀

九年秋七月北虜寇蔚州

見宣紀

都御史叢蘭來督軍務戶部侍郎侯觀來督軍餉

十年鎮兵入宿衛

見宣紀

十一年春三月北虜入寇

由鎮城東入至花家屯

秋八月兵部侍郎丁鳳來督軍務戶部侍郎楊潭來督

軍餉

冬十月北虜入寇副總兵官安國及偏頭關副總兵官郭錦延綏遊擊將軍枕雄禦却之

虜由平虜水泉營梨兒墩入至鎮西衛國錦會兵禦之至土溝覘者言虜勢甚衆而山西都御史李鉞大同都御史王憲檄雄及附近兵悉至乃分三路並進斬首百四十級虜退

冬十月

車駕幸陽和

北虜寇應州

鎮兵出戰有功

有功矣何以不書曰微也閹宦用事權奸主兵賞實浮于功云

十三年春二月頒應援節度

秋七月

車駕幸鎮城

十四年春二月饑

兵部侍郎馮清來規邊務

秋七月河南戍兵不至

見宣紀